

世
纪
的
回
响
·
批
评
卷



主编·李子云
赵长天
陈思和

李健吾批评文集

郭宏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健吾批评文集/郭宏安编

ISBN 7-80607-491-0

I. 李…

II. 郭…

III. 评论-文学-中国

IV. I026

李健吾批评文集

◎郭宏安 编

责任编辑:成平 周 镐

装帧设计:王震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0.75 字数:268千字

版 次: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7-80607-491-0/I·212

定 价:1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纠纷要永远一场比一场更高，
 达到顶峰，便又通刃而解，
 人心决不再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除非是主题陷入情节的圈套，
 讳莫如深，忽然真相大白，
 改变一切，~~一切~~ ~~忘却~~ ~~忘~~ ~~忘~~ ~~忘~~。

悲剧在诞生时，又粗糙，又不成形，
 只是一个简单的念咒，边跳边唱，
 边唱颂扬葡萄之神的赞歌，
 努力争取葡萄的丰盛和甜，
 人们在宴会上饮酒作乐，头高昂着，
 对最有名的歌手奖赏一头山羊。
 忒斯庇斯是头一个拿酒来抹脸的演员①。

编辑说明

一、近年来学术出版界虽已注意“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作品和理论主张,但仍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或别具一格的作家或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或未被发掘,或作品虽经重印,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全貌,我们特编选这套丛书出版;

二、本丛书按照文章类别,分辑出版,每辑十本,第一辑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第二辑以文学评论为主,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以美学、文化争论等方面为主的学术文章。每书有一书名,体现该作家作品的风格面貌,另有一副题,标明作家、批评家或文化群体名称。每书的体例,分总序、本书序、正文及编后记。编后记说明编选者的尺度;

三、本丛书所选文章,一律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于报刊的原始文字。为保持作品的历史风貌,有些作者惯用的语言、某些观点,虽与今天的有所不同,我们仍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四、由于人力和编者学识的限制,编选中如有重要疏漏和错误,望行家和读者指正,以期改正。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将近八十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八十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十年中，我们却也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灿，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忠诚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不管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总是在默默耕耘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吗?

解放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止,历时十四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一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唯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决不凭藉作品以外的力量来招揽顾客。话又说得很谦虚,只说这些作品决不是读了一遍就不想再读的书(其实这已很够了)。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

能够重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的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决定对将近八十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式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十本为一辑,辑数暂不规定,看以后的实际情况再定。准备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

受到重视的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一些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序

吴小如

一

李健吾先生是我的师辈，我和他从无交往。但我们之间是有缘分的。

缘分始于读书。健吾先生是我崇拜的人，我读过他不少书。他从法文译过来的莫里哀和福楼拜的作品，我大都拜读过。一本极厚的《情感教育》，我是从正文到注文一字不遗地啃完的。他写的剧本风趣、别致，有鲜明个性。比如《新学究》，充满了喜剧效果，如果看演出，我相信是会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应的。当然，健吾先生的散文写得也十分漂亮，清新隽永，令人心折，《切梦刀》中的小品犹在记忆之中。而我最最喜欢并服膺至今的，乃是他用刘西渭笔名写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

由于喜欢并由衷佩服，缘分发展了。我在一九四八年曾专为此两本文学评论集写过一篇书评，发表在当时由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原稿久佚。一九九四年承安徽师大刘锋杰先生

把杂志原件复印给我,使我得以收入拙著《书廊信步》中(1996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近半个世纪前的旧作,却保存了我至今未变的观点。读者有兴趣,可以翻阅那本《书廊信步》,我不想再这里重复叙述了。

关于那篇评论两本《咀华集》的拙文,还有两点想说明的。一是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由沈从文先生授意,我才执笔的。这纯属臆测。这里我想顺带郑重声明:我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三年间所发表的各类书评,没有一篇是由人授意的,都是有感而作的由衷之言。二是有人认为我写的这篇书评基本上还是公允中肯的。这不是我借此想抬高自己,只是为读者在阅读健吾先生这本选集时做个参考。

健吾先生是沈从文和常风两位先生的好友。而从文先生是我的恩师;常风先生则是我昔年写书评时心目中的楷模,至今我同耄老还有书信来往。四十年代,舍弟同宾在北方找不到工作,想到上海、武汉一带碰碰运气,便由从文师写了若干封介绍信,让他带上,遍访从文师南方的好友。据舍弟后来谈,健吾先生是曾经接待过他的师长中最热情者之一。这就加深了我对健吾先生的敬重。一九七九年我在兰州重晤常风先生,本想请他在我回北京后介绍我去拜望健吾先生的,结果因我生病而未能如愿。不久健吾先生积劳辞世,这一夙愿再也无法实现了。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初,健吾先生一度住在北大中关园,他的女公子维永与小女吴照是同班同学,维永小时候还到舍下来玩过。健吾先生病逝后,维永曾到寒斋找我未遇。直到最近,维永才千方百计同我取得联系,嘱我为郭宏安先生所编的这本健吾先生的遗著写序。这就是我同健吾先生之间的种种缘分。

二

据郭宏安先生告知,这个选本只收健吾先生的旧作,主要是《咀华集》和《咀华二集》里面的文章;并承函告,要我在序中侧重写一写作者当时发表文章的背景。这就涉及目前人们常说的“京派文学”问题。其实所谓“京派”,其内涵与外延都很含糊笼统,大抵指以当时北平为中心的作家群。从时间上看,似指从大革命失败的一九二七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包括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的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八年。如果说在作家写作上有什么特别,主要是人们不抱门户派别之见,思想上左、中、右可以并存。而在文艺批评方面,无论批评与反批评都比较自由。反映在《咀华集》里,就是刘西渭和卞之琳关于新诗理解的争论。就我个人的感受,我对卞之琳先生的《鱼目集》原是十分爱读的;但当我读到“圆宝盒子”不是“元宝”而是“圆”的“宝盒子”时,连我这旁观者也不禁哑然失笑了。然而论辩的双方态度都比较严肃认真,没有嘻笑怒骂人身攻击(今天通常叫作“扣大帽子”),更没有仗势欺人挟嫌诬陷。文章可读性强,读者也从中受益。与刘西渭同时的还有专写书评的常风先生,其批评的锋芒竟触及当时的文坛权威鲁迅和茅盾。而批评的态度并非只报喜不报忧,只捧场不摘谬。遗憾的是,从三十到四十年代,文艺批评领域中只有刘西渭和常风两位带有专业批评家性质,彼时写这类文章的人不是太多而太少了。

三

尽管上文说过,我不想重复我旧作中关于两本《咀华集》的论

点;但在重温健吾先生的这些评论时,仍觉得有两点想法必须补充。其一: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确乎极少看到有使人爱不释手的精彩绝伦的文学评论之作,使人读了就像读创作一样既给人以理性上的启迪又给人以美感上的享受。两本《咀华集》却恰恰不是这样。我以为,其差异的关键在于:写评论文章(包括一般书评)不仅要有个人独到的见解,而且更须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也就是说,作者既不迎合迁就世俗平庸的肤浅舆论,也不随波逐流追新潮赶浪头,凭借某种门户派别之见以为奥援,倚仗一种外来的声势为自己张目。只有这样的评论才能长远站得住脚,才能使后之来者心悦诚服。现在人们爱用“重现辉煌”这句话,我深信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文章是一定会重现辉煌的。

其二,写文学评论、文艺批评乃至一般书评,我始终认为,其本身就应该是一篇篇完美而绚丽多姿、能体现作者个性与风格的好文章。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自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到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近时大有争议的《二十四诗品》,无一不是天地间第一等好文章。它们之所以流传千载,不仅由于其内容精彩,文章之美也是足以使之不朽的。两本《咀华集》与上述古人诸作自然不尽同源,但作者下笔之初,确是有意识地把这些评论文章当作“美文”来刻意精写的。而今人,在这方面注意得却远远不够。健吾先生的遗文此次得以重新问世,这方面似乎也应该引起我们文艺评论界的反思与借鉴。

一九九六年九月写于北京大学中关村寓庐。

目 录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1)
序	吴小如(1)
蹇先艾先生的《朝雾》	(1)
朱大枬的诗	(5)
从《双城记》谈起	(13)
现代中国需要的文学批评家	(16)
《绣像飞陀全传》	(21)
新诗的演变	(24)
《爱情三部曲》	(28)
答巴金先生的自白	(42)
《神·鬼·人》	(46)
《边城》	(52)
《苦果》	(58)
《九十九度中》	(61)
《篱下集》	(64)
《城下集》	(78)
《雷雨》	(81)
《八月的乡村》	(87)
《以身作则》后记	(102)

《鱼目集》	(104)
答《鱼目集》的作者	(117)
《画廊集》	(127)
《画梦录》	(131)
《里门拾记》	(142)
文明戏	(149)
序华铃诗	(153)
《使命》跋(节选)	(157)
叶紫的小说	(159)
旧小说的歧途	(173)
韩昌黎的《画记》	(178)
自我和风格	(182)
曹雪芹的《哭花词》	(188)
个人主义	(196)
情欲信	(199)
《上海屋檐下》	(212)
关于鲁迅	(230)
《元朝秘史》	(235)
刘西渭是我的仇敌	(239)
读《中国作家与美国读者》	(240)
《清明前后》	(243)
记罗淑	(253)
关于现实	(256)
三个中篇	(261)
三本书	(272)
与吉文书	(276)

陆蠡的散文	(278)
《诗丛》和《诗刊》	(285)
为“诗人节”	(289)
读《铺草》	(294)
假如我是	(301)
咀华记余·无题	(305)
咀华记余	(308)
《咀华集》跋	(310)
《咀华二集》跋	(312)
走向自由的批评(代后记)	(315)
 编后赘语	 (328)



李健

喜之后》为全集中最成熟的一篇。是的，就长度上论，这的确是最长的了；但是最长的不一定即是最好的。在人物刻画上，这篇比较趋近於细腻，或者可以说是委婉；在构局的发展诚可以说是无疵可求；但是十分抱歉地宣告，就是读完以后，我只觉得平常，太平常了，以至於我觉得它衬不上作者的玉润的笔致。这就是说它缺乏小说所一刻不能离底浓郁的趣味。这是选材不细底结果。也就是因为这种缘故，让我个人不大欢喜它；说严苛一点，它连娱乐读者底力量都觉得嫩弱。我再补一句，就是它是一篇短篇小说，然而它给不出那种相当的印象——这我或者太苛刻了。但是无论如何，这很显然，从这篇作品一出世，作者已经把他自己从童年的甜梦中解放了。这个由他近年散在报章上底作品可以看出来。

有两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水葬》和《旧侣》。就写短篇小说底技术来讲，它们要比那最长的一篇高出许多；这或者是我私人的偏见，我愿意来略略把这种偏见解释一下。在《水葬》——虽然短小，其实精悍——里头，我们能感到骆毛的倔强和匪式就死底个性，和群众的报复之下的无情，和这种无情的恶劣的效果——他的母亲的老而无依。它被分为两节，上节叙他的死，下节叙老母的焦切；於是前后情景的联合，便是一出民间的悲剧。《旧侣》也是作者写个人过去生活中实境的一个片段，然而它绝非《秋天》那类的散文而已，它的确立在短篇小说的樊篱中间。这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中心的人物的性格活现着。那位黄头发，系着粗红头绳底乡下的小姑娘和城市中的闺门小姐一样可爱，或者更可爱，因为在我们记忆上，她能和我们自己那位旧侣站在一般的地位——这得谢一谢作者灵活的文笔。

作者的诗胜过他的这个集子里的小说；它们的倩丽的辞句掩住一切技术上的不值得底遗憾。